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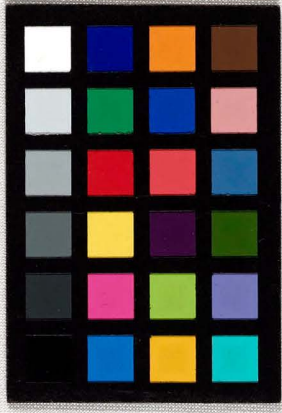
漢書 三十一之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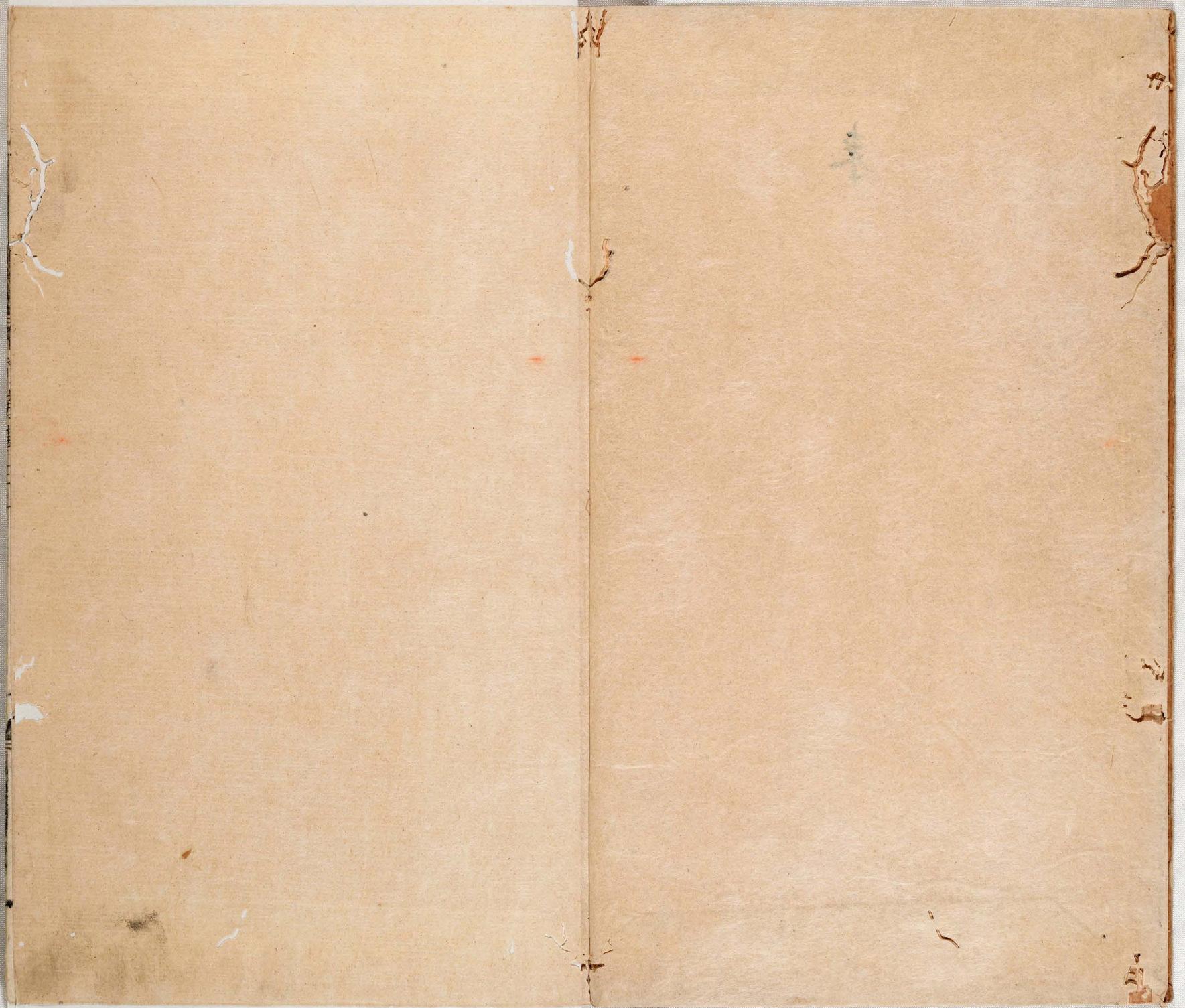
列傳  
社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張騫  
李廣利  
司馬遷  
戾太子  
齊懷王閔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髡

共三十六

0932 貴重書  
3 年 月 日  
22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902 号







杜周傳卷第三十

班固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行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

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

意任用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所論殺甚多奏事中

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

深次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

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而善候司師古曰觀上所

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

而微見其寬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

而微見其寬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

未也字當

三尺之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專以人主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安猶焉

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

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

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大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

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

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答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

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

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又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

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歸廷尉及

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

者六七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

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

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

史即廷尉史也及父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

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

中司空各二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

前漢書三十一

宋初四字

李法字

宋初四字

李法字

宋初四字

李法字

宋初四字

聖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

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以語延年延年以

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

首發大姪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

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

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

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

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

吳臧之非匿反者廼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

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以桑遷通經

宋初曰臣弟李後字下有侯字

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

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

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

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

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

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擅召中二千

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

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

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

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詆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

宋初曰注文疾平作疾

外內異議

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

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

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非有大故不可棄

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

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群下謹譁庶人

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

猶難也以此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

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

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

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

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推鹽鐵

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

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

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

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

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帝末復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

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

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

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

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  
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  
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詎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  
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  
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  
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  
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  
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  
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  
皆明習也久典  
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  
賞賜賂遺訾數十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  
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  
軍官職多姦遣吏考安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  
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  
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  
不進師古曰比於諸  
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曰  
讓責也延年乃  
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  
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  
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杜周為御史大夫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  
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  
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  
酒加致醫藥延年遂捕疾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  
曰安  
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轡輪倚  
鹿較伏熊軾阜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  
也伏熊軾者車前橫  
軾為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都曰師古  
言上有半字

劉宋本野字也  
劉奉吉言擊  
音也擊字之  
理也

為郎本始中官名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韻曰趙充國也臣贊曰

征蒲類海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

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

去酒省食師古曰微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

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

前後數百萬緩六第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

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

也今俗乃以兩目無見故不好為更茂陵杜鄴與欽同

姓字師古曰並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

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謂欽為盲杜欽惡以疾見詆師古曰詆毀

謂士大夫也

宋初曰軍師李當有  
予禮當存軍士是  
大將軍八軍師李  
也  
膝詩差正有凡  
時差膝也凡子石  
者嫁女婿後謂之  
膝  
婦子也元才  
始一子表兄弟

廼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繞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

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

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

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

間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閑欽為又深博有謀自上為

天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

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巨贊曰天子一

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

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

徒了反窈音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

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

永光劉宋本  
宋初曰元光帝  
從南齊本也

男子三十曰壯情  
不戒也婦人四十後  
始老也生也

謂改前者容約改  
義於四之義故言  
平而容色也也  
於而亦才有事  
色也平丁六事  
色不生也

後備里能心 抄謂  
凡男好色則為妻  
墨態、女自未聚  
之禮故也則妻得  
是正夫人是為  
適子立庶子、福也

和言漢世近  
之字在言也

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  
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  
言好色師古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書云或  
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  
過度則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俵異態後俵異  
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  
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  
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  
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夫少戒之  
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  
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  
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 唯將  
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  
言師古曰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  
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  
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  
忽師古曰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  
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  
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

宋初曰離古下疑  
有脫文  
制度生私未布  
注高平也然言  
為九女制度  
離逐欲主立厥  
孫也

宋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宋宣之義。事說  
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後夫人  
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知好色之代。性短  
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  
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  
讀曰。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故云。然也。淑善也。幾  
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  
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感。鄭氏曰。卒急也。  
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

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  
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  
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推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  
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達。李奇曰。達。難也。師鳳不  
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  
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  
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  
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  
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  
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

司馬氏婦

以子支配之行則辰戌丑未為土也孰

高宗宗成湯有飛雉外月樹日而唯

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曰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

陵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

刺之心師古曰刺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

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殆為後宮師古曰何以言之

日以戎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

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

師古曰適讀曰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

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

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離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

壽殺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

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

人君之言二熒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

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

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

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

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

曰由親二宮之養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

之言也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

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

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

注成太后即成

宋祁曰南本相

宋祁曰南本相

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  
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  
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究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  
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  
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  
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  
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  
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  
地道貴貞師古曰真正也不信不負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  
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

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  
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師古曰戰陳無勇朋友  
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  
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  
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  
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接  
也孔子曰視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  
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

劉敞曰此章之近觀  
其所為主之曰  
有矣刊去之  
宋神曰為字下  
南本漸本並有  
主字

宋神曰達天合  
主進也善  
非是進也善  
作進之也

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曰長也表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  
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

宋祁曰說別本漸本作謀

宋祁曰本只王延  
年註同子據成  
化校尉王延古奉  
元年口列王延古  
伯何者王延古或  
者此脫一古字於

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救解馮野王王尊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住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就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慈

宋祁曰說別本漸本作謀



佩合一抄語後章  
有對上言風俗依  
此事不終至中末  
偏知此遠方手

既死衆庶寬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古師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欽愚以為宜因章事，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曰：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

朱祈曰：南本每  
言下美之二十

宋祁曰：文疑  
古當友

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重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溥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詳，下雅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郭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又不為陛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解。報睚眦怨。師古曰

外戚傳成帝許  
白皇后信末

音臣睡舉眼也。耻即肯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  
報之也。一說睡音五懈反。耻音仕懈反。睡耻。目貌也。  
兩義並通。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  
他皆類此。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  
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  
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  
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待御史。  
古師  
日御史大夫  
之掾也各隆  
宏奏隆前奉使欺謾。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不  
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  
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  
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

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  
奏免咸。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  
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  
病殘人。服虔曰殘瘡也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屬  
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  
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  
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  
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  
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  
也。欲以熏轍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天下莫不望風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而靡靡猶強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甚故服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讀曰卒不以尉示天下反復嘗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髄之臣師古曰體亦愈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太史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諸勳故許后音頻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師古曰姊音皮義反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

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師古曰探若以手探熱湯也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世音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

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  
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  
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  
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  
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  
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  
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  
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贊說是也  
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

迹其福祿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致  
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  
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  
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  
音紙隄音義謂果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稱朱博毀師丹愛  
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卷第三十

史記

史記三十三卷李廣利傳有焉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班固

漢書六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建元中為郎時

為飲器韋昭曰飲器禱榼也晉灼曰飲器禿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以其頭

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禱榼晉云獸子皆非也禱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與共擊之師古曰無

便者也禱音聲月氏遁而怨匈奴師古曰無

助也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師古曰無

音工衡反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

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

主之姓以為氏而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匈奴得

單稱其名曰父師古曰道匈奴得

利放曰奴可父直是胡

人名字多以奴為子  
又後言王也父蓋知  
其人有成也也名奴  
月父也

宋本曰也字疑  
可明

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  
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  
不失居匈奴西騫因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  
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  
讀如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  
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  
又道送我師古曰道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  
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師古曰抵  
日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  
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地肥饒少寇  
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騫

劉宋今作脫  
宋李古本  
脫作令

宋李古本  
夫人字下有  
太子三子

宋李古本胡字  
上有故字

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  
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  
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  
送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師古曰並復為匈奴  
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寬  
大信人師古曰疆力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  
射禽獸給食師古曰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  
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  
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  
也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  
日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屐曰布細布也師古  
日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

宋初古本  
旁字下有

宋本云類未注前  
古本互作有

體離誤問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後學矣鄧侯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身毒國在大夏東  
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  
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  
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師古曰象  
牙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大夏去漢萬二千  
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  
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堯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  
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  
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誠得

宋本云類未注前  
古本互作有

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廼令因蜀犍為發  
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駝出符出徙出隸  
材各反徙音斯棘音蒲北反師古曰皆夷種名駝音奄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  
方閉氏菴師古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舊昆明師古曰舊音先  
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海越  
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  
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廼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  
為事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四氣下數  
孰本各字下  
有行字  
宋本云類未  
古本互作有

劉敬曰永章處宜  
有知字○宋李云古  
本傳軍下有教字  
淳化本知字

不<sub>十一</sub>乏<sub>十一</sub>廼<sub>十一</sub>封<sub>十一</sub>塞<sub>十一</sub>為<sub>十一</sub>博<sub>十一</sub>望<sub>十一</sub>侯<sub>十一</sub>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塞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  
李將軍軍失亡多而塞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  
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  
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  
浪反音步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  
幕北天子數問塞大夏之屬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  
祁連燔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燔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  
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胡侯  
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傳父如傳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  
匈奴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傳父也師古

曰匈奴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  
布就者又匈奴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  
之字匈奴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  
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  
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  
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  
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  
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  
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  
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  
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

劉宋下據  
劉敬曰道音  
作道是神曰

曰言事事 則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  
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  
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  
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  
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未能得其決語在西  
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  
道送騫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  
曰與騫相隨而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  
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  
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

宋初曰古本  
及所本道字  
下並更有一  
道字

宋初曰古本  
李下復書  
李下

道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李奇曰外  
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書  
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  
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靬音馴服虔曰犂靬張掖縣名也  
胡也犂靬即大秦國也張掖犂靬縣蓋取此國為名  
耳犂靬聲相近犂靬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  
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  
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漢率一歲中使者

宋初曰古本  
李下復書  
李下



張華云柔握窮天  
者張華博知悉載  
之坡詩九卷十八  
陳海州李樣亭  
注詳編之

宋祁曰只日大鳥別  
成夏音云大鳥及  
分發序野越平仙  
軒者非又臣文難  
子持西域鳥傳  
師音音雅凡六  
及以水執也今觀  
與雅是之古同  
凡音容別音凡  
必五三亦音三  
音八公凡下

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闐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木

鳥卵及整軒眩人獻於漢應劭曰知大如一二石蠶也

擅國來朝賀詔令寫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

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擊

斬敵見知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古

曰鳥卵如汲水之蠶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

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畧人截天子大說師古

讀曰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廼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

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

禮反解在武紀觀看以誇示之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

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及加其眩

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

更來更去師古曰遮五來去前太宛以西皆自恃遠尚

驕恣未可諷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

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

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

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

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言大宛有善馬在貳

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師古曰

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

悅專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

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幣相與謀曰漢

注宛本仲母  
仲叔

封三年

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

水草又且往往而絕師古曰言近道之乏食者多漢

仲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

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怒妄言推金

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推破金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

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

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

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

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廼以李

封其兄弟

廣利為將軍伐宛孫猛字子游有後才元帝時為光

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史記字三卷大元傳本有

李廣利女弟季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

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

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皆飢罷罷師

日罷讀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

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

二歲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得還使使上書

城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天子聞之大怒使使  
燕王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中燁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公  
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木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  
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外國笑廼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赦囚徒并寇盜如  
日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燁煌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  
私從者不在六萬人署歲餘乃得行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  
數中也與讀曰豫

齋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  
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  
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  
圍其城攻之皆并叙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  
下流而因其舊引水益發戎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  
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而發天  
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燁煌師古曰屬而拜習馬者二人  
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備破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  
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

宋神曰古立後字于  
程後字當存為是

宋神曰古立後字于  
程後字當存為是

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  
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宛先至宛決其水原移  
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  
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即不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  
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  
子延反煎音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  
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宋祁曰唐古手  
作降

穀會音讀創祥  
史切糧也食也以食  
之也或作餽亦作  
食詩飲之舍之  
舍之論語疏舍之  
舍之作餽音王  
以私米作餽粥以餽  
餓者音嗣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  
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  
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師古曰罷  
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  
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  
昧蔡為宛主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與盟而罷兵  
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燁煌西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分為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

宋祁曰唐古手  
作降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資而輕之師古曰真特也將大

軍之威而攻郤成急郤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

攻殺申生等數人脫走貳師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

尉上官桀往攻破郤成郤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

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郤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四人相謂郤成漢所

毒師古曰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欲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郤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

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

入真獸見天子因為發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

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

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

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廼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

今雖徙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

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

照慶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

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

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

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陰又沂河也沂音素士大夫徑度師古

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

宋初曰名李養少  
有乃於二言

宋初曰城  
李泚李作部

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郿成王者趙第為新時侯軍正  
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  
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也以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  
曰適讀曰適言以罪適而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  
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充之故師古曰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  
云直師古曰再反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郵  
居水師古曰郵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公

宋初呂本注

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  
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昆侖也師古曰黑音烏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  
效字臣解為不效苟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班固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重黎

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

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師古曰失其司馬氏世與周史惠襄

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續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

隨會奔魏如淳曰左氏傳晉為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魏諫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字也據春秋隨

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魯公時

已滅焉邑封畢萬矣既非別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梁國也為秦所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滅號為少梁

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論音來頓反劍論顯其後也如淳曰論音來頓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於是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

主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蘄師古曰蘄音千各反

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蘄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聃玄孫非鄢縣

卷五史記  
王子作主字

劉敬曰此言當作  
時若此信君情則  
亦信君非武也

劉敬曰周制卿大夫  
國其位上士在諸侯  
侯之卿上士亦有  
故漢後注所釋太  
史公在少相也此  
也衛宏所說亦奇  
禮之全非

卯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武臣之將也諸侯之相王卯於穀師古曰項漢之伐楚卯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澤師古曰澤母澤為漢市長母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都者受易於揚何師古曰何字承元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

前漢書卷五十一

此言神百官表不  
著其信其非  
案神百官表

詩師古曰詩感也各習師法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本  
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  
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敘四時之太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  
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  
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  
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也名家使又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各位不同

禮亦異數孔子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騰字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太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  
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厚曰知進守雖是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晉灼曰老子曰  
善閉者無關捷嚴君平曰折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  
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健其偃黜聰明如溥曰不尚賢  
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明倚太素反本釋此而任術  
歸真則理得而海內約也師古曰黜廢也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久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

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椽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飯土簋歠王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

李讀會簡讀注  
約教也又表的也

蓋音軌歠糲粱之食張晏曰糲粗米也

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

相棺三寸塞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

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師古曰給亦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

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

問反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使人不得

反其意制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制讀與專故曰使

宋神宗李本  
作糲同新本  
糲音賴

宋神宗李本  
作法

又儉而善失真若失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  
互明知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  
守靜也此不可不察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  
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舍發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音  
款言不聽姦廼不全賢不肖自  
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款言不聽姦廼不全賢不肖自  
分白黑廼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天道

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  
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  
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  
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  
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  
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  
山之陽師古曰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九穴民間云禹  
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禹  
如傳馬相浮沅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

前漢書三十一  
五

水名在地理志文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

也音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

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豫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

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負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

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

四百餘歲史記注  
尊奉至十四年履  
麟至漢元封九年  
三百七十一

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

師古曰此孔子說考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

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

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

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

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

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

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

令紬史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紬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肖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

劉向傳漢書卷之六  
之雄故孔子觀曰冠  
古誅之於西觀之下  
師古曰兩觀釋國也

元年時述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

諸神受記 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

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

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

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靈因此而作師古曰張

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曰攘古讓字言當己迷成先人之上大夫壺遂曰昔孔

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曰是非

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

宋神曰淳化本  
長於變化字惟事  
記等語宋當有化  
字傳者見註中  
有化字誤定之

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 善善惡惡

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以變化之

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禮綱紀不倫故長於行書記先

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 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

治又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

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

秋春秋文成數萬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藏而云

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滅乎學者又為曲  
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  
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  
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  
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  
者則有之焉斯蓋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易家之別說者也其漸又矣師古曰易坤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入  
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  
也為父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

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  
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  
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  
則犯也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  
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  
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  
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  
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  
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  
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

私書多重語  
命也哉...意在  
斯乎...唯  
否...呼乎...尚  
何言哉...非哉

劉攽曰言於穆清  
不厥文理穆清也

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  
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而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  
易八卦師古曰履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  
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戴辭也穆美也言天  
鳥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  
不能宣盡其意師古曰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  
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  
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  
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私本重字在  
宣字上不能  
高且言也

史記才七十末序  
史記個目自量  
帝始之蓋亦如  
自序傳才七  
十也注義也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  
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羶紲師古曰羶係也紲長繩也  
廼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臯師古曰喟然歎息夫身虧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師古曰隱憂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  
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  
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  
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  
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  
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畧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  
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  
讀者不詳其意或求目中加  
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  
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  
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  
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

宋初曰本意  
字

宋初曰本意  
字下有也字

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

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一人，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道音子，閭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

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  
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  
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  
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  
信列傳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  
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

三十八

師古曰酈成侯周繇也  
酈音普背反又音陪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

十九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  
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  
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  
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  
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

宋祁曰卷書作

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玉版圖籍散亂如博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兒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白於戲師古曰於戲歡聲也於讀曰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

兵權山川鬼神史記注索隱曰兵權異其書也注沒之後七補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山川鬼神七

其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編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敬也周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斗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

補執史記注謂  
補六藝之闕  
藏之名山史記案  
陰言正本藏之  
書府副本留京  
師也後夫子傳至  
子北征至于群玉  
之河平岳陰四微  
中絕先生所謂東  
府郭璞云古書  
藏策之府則此  
謂之名山是也  
史記中四任者  
深陽人產去病倍  
云衛青曰東而  
病日益青者故  
人門下多去吏  
病報得官

舟唯能任不肯  
去私由是觀之  
亦可謂義士也

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裸謂裳下  
壞襟李奇曰藝六藝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  
也藝古藝字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  
以竣後聖君子第七  
十師古曰竣  
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  
敘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  
氏作傳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  
已來將相年表曰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列  
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  
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遷既被刑之後為  
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  
言其舊交也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  
少卿任  
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

列傳古曰  
書即律書  
蓋當持  
有

文選四十一  
卷載之

勤懇懇師古曰懇懇  
至誠也音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  
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  
之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駕亦嘗  
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  
讀曰疲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  
見无師古曰顧思  
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  
誰語者言無相知  
誰語者言無相知諛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  
心之人誰可告語  
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  
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  
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  
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  
鼓琴  
耳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  
讀曰悅若僕太  
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作  
夷也師古曰隨隨使  
和氏璧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師古曰  
黜汗也

宋都滿華容  
字下有也字

宋神宗漸平不吉上有  
人字

書辭宜答師古曰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又迫賤事孟  
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相見日  
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詵是也  
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  
際也卒音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還不肯  
千忽反報住日書欲使其怨以度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  
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  
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  
可諱師古曰卒讀曰卒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師古曰應煩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  
恨不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僕聞  
見報告諭也應音蒲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僕聞  
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愛施者仁之端也取  
子者義之符也師古曰取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

宋神宗漸平不吉上有  
人字

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  
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悲莫痛於傷心行莫  
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官刑師古曰詬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  
適陳應劭曰雍渠奄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  
發人也服虔人靈公近之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  
曰趙良賢者父同諱故曰同子  
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  
慨之士乎師古曰况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  
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董載下二十餘  
年矣師古曰言侍從所以自惟師古曰上之不能納忠  
效信師古曰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

宋神宗漸平不吉  
上有

宋神宗漸平不吉  
上有

宋初曰越平尚何  
言哉乎復句全按  
本末公語多重複  
此首一體不可削也

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師古曰舉拔也拔取下之不  
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  
嘗廁下大夫之列章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  
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  
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章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  
非豪傑也闕吐延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  
合反茸人勇反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  
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  
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

負字注兩義一  
負荷一辜負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  
技薄材也師古曰周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  
衛言宿衛周密也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  
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  
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志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  
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天謬不然  
者夫僕與季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  
所嚮也舍未嘗銜孟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又自  
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師古曰下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從也營也  
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蓄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

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贊曰媒孽謂離合會

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僕誠私心

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音曰挑音詭師印億萬之師

師古曰印讀曰仲漢軍北向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

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

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皆發之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勞軍音火故反士無

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師古曰沫音類李音曰拳弩弓也師古曰沫音呼內反字

也言流血在面如盤額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

從午未之未券音立權反又音着冒音莫克反首音式

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李則出指不當言張

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

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

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

音聊見主上慘悽恒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音甘而與眾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

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事已無可奈何

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

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猶

利古曰利

言顏瞻之頌也。睡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音廷音才賜反。沮毀壞。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忠謹之兒。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也。師古曰：隕，墜也。音續。而僕又竄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也。謂推致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失悲失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

列李吉音奇  
讀如蘭奇之

顏會也。毛書韻  
髮牙子注髮前髮  
也。大人曰：髮，小兒曰  
髮。髮及身毛曰  
髮。或作影，易曰：毛  
髮，信其次。影，易毛  
髮，髮，散，亦小別。

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蟻，蟻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取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誡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其次鬻髮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師古曰：鬻，賣也。音止。其次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也。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捕地也。以積陷獸也。音才性反。積

シクキ  
俗也

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刑木為吏議不  
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當周禮謂之圜土  
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視徒隸則心惕息  
也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  
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  
祖為遊雲夢而信至陳上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  
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師古曰伯請師古曰伯請師古曰伯請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李  
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  
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  
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  
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  
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  
必能死名節失懦之夫心布僕雖怯與欲苟活師古曰  
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師古曰僕雖怯與欲苟活師古曰  
也音人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

與僕後較情勇  
涉會同上志執親  
要乳六九切也志  
翰散後奴札切也  
執親後注有類也  
武仇坐異後章事  
垂也翰散後弱也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

宋祁曰此字  
上有以字所  
以

槍

師古曰湛讀曰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沈累音力追反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焉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臲脚兵法脩列文親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臲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論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太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禮反此久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

宋初自左丘書作左丘明疑明字

己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雷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曰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

貧小負氣下流列末上流宋初自左丘書作左丘明疑明字



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昔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湛讀曰沉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暉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

宋本王子至有至字宋初曰趙本至

國語于三篇在明著古本十五篇古文官記帝帝以求記春秋特請修古文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杜預春秋九之南陸費詳禮皆執之也

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其多疏畧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支柱不安也音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終於聖人師古曰頗音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

宋初曰趙本以字上有是字

矣又其是非頗終於聖人師古曰頗音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  
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詭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  
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  
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  
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  
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馮讒而作詩列在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四百五十四記以宋高宗正

甄本植作  
直百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而子德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班固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

夫人生齊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

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

髡 師古曰髡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襍 師古曰襍神也解在故臯傳使東方

朔故臯作襍祝 師古曰祝襍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

言漸長大也又從瑕立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

漢書卷六十三

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

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嬪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

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恐上晏駕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

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

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

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師古曰長平

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

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

暑甘泉宮師古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太子召問

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弄誅因謂太子曰前丞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

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說也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

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

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

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誅殺扶蘇而立胡亥也

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

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

史章贛被劊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

間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音長者如

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具白皇后

發中殿車載射士師古曰中殿皇出武庫兵發長樂宮

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徇灸胡巫上林中服

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灸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

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

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

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壺關三

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臣

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

宋神宗上書  
本意自奇

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

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

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則國必危土倉粟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

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孝已被

謗伯奇放流師古曰伯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

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

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師古曰

也陛下顯而用之衛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師古曰

前漢書卷三十一

七



白氏文集于四卷  
曰皇有威詩爾其  
魁善生也何思  
生疑阻中但使  
心似杜江不取  
先注凡題墨古  
皆罪江元子觀  
非不在此偏以  
辨之

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  
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  
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邦侯  
韋昭曰邦在河內師古曰張富昌為題侯也孟康曰縣名  
為其解救太子也邦音于張富昌為題侯也晉灼曰地  
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平盡事多不信上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  
相而獲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  
古曰即橫門渭橋  
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  
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  
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天下聞而悲之  
在今湖城縣之西閩鄉之東基址猶存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

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  
皇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  
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太子有遺孫一  
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  
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  
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  
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  
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  
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史良娣冢  
在博望苑此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謚法  
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

帝詔或作  
下詔  
宋初曰楊本云  
多載特謚其  
謚謚六字

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矣置奉邑二  
 百家史良娣曰矣夫人置守家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  
 奉守如法以湖闡鄉邪里聚為矣園孟康曰闡古闡字  
 正作闡師古曰夏舉目使人也夏音許密反闡字本從  
 耳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及蓋  
 失理長安白亭東為矣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  
 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  
 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  
 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矣夫人曰矣后置園  
 奉邑及益矣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  
 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

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曰嗚呼小  
 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社封四方  
 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  
 社以立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封  
 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  
 白恭言敬聽  
 我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  
 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  
 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而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  
 肅爾心信執中和之厥有愆不臧殛凶于乃國而害于  
 德則能終天祿者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爾躬師古曰臧善  
 也乃汝也  
 前古曰保安也又  
 洽也與讀曰歟  
 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  
 薨無子國除







師古曰洋益言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斤地且倍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斤地且倍師古曰洋音羊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主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厚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長於是為旦命令為兼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群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競競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

報同見前卷也事方相傳有注

尚昭王章毛

石公奠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各安在方今寡人欲播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播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群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儂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嗣又不聽立者疑非

昭帝

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甚休盛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政褒賜燕主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長於是為且命令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群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國也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報同見罷臺也事見湘傳有注

尚昭王象主毛

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于今千載宣可謂無賢哉寡人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東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人將察焉群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偽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嗣又不聽立者疑非師古曰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昭帝

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  
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  
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劍銅鐵  
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師古曰  
毆與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  
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  
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  
飾王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  
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郎中韓義  
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併侯劉成知澤等謀  
澤以聞天子遣太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

澤等皆伏誅益封併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  
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  
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願侯充耳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  
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  
馬師古曰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  
旦下其章師古曰下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  
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  
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  
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趙氏無炊火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狎習也趙氏無炊火焉  
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

秦建本地理志云  
秦建本地理志云

宋祁曰浙本輕  
字上有也字

父第子字

今周制微物不三之五  
侯所表故不三之五  
之封今天下乃都  
縣邊城以前聖之  
衣而靡有子遠者

廷

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  
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工莫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  
日承聖明之後委任公卿群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  
日與謂虜受之勲日騁於延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  
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見留二十年不降還寘為典屬國師古曰今大將軍長  
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又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曰  
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道上移蹕如  
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也  
日移蹕太官先置師古曰朕知此書詠也將軍都  
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  
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且願歸符璽入宿衛祭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

宋神宗將軍  
將軍  
符璽王於  
朝廷也

律不徒捕利得  
是未成而

李与海通志

張帝始元五年夏陽  
男子張延年詣北關  
角林衛太子

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  
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  
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  
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  
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  
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白一男子詣闕自  
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  
日人衆既多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  
故謹謹也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  
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丞  
相病幸事必成徵不父令群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

前云及大主  
周隸也

宮中師古曰屬猶注飲井水井水泉竭師古曰屬猶注廁中豕群出壞  
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廁養豕園  
日端門也殿上戸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  
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王容呂  
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  
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  
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王舍人父燕倉知  
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遂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  
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

宋印曰此本言  
弟字

此為七夫  
中之下

逐

適師古曰適音蒲又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  
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廣  
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贊曰術道路也  
死之後國當空也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  
音幕髮歷  
當空也豎挂岸也臣贊曰寘塞溝渠師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  
籍籍從  
橫兒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  
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坐者皆泣有赦  
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  
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  
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  
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

淮內王長傳  
南治水注是兩相疾  
風 而王受病而死  
沐風雨可謂衣露  
冠此意也

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天逆劉氏不絕若  
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  
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噲  
嬰從高皇帝墾畝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當此之時  
等如蓬葆師古曰蓬草叢生曰葆音保勤苦至矣然其賞  
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  
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  
吾一體師古曰言若死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  
當何面自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且得書  
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謝相二

宋祁曰浙水注  
文雖字上有服  
慶曰三字

廣陰厲王傳

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  
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蓋曰刺  
王且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且兩  
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  
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  
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恭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  
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陰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  
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詩曰三代要服不及以正  
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  
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送反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

宋祁曰三年  
浙水也

劉放曰多五  
字



正字或不小  
如事、私、海、業、言  
子、散、舍、事、注、白  
激、備、也、生、白、也  
或、本、月、字、也

宋祁曰注父當云  
皆且子名

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秦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  
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  
死有鼠置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  
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  
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  
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  
日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  
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訢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訢皆  
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  
妾之狹號也家人王自歌曰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  
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奉天  
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

註之師之謂天子  
使廷尉與大鴻臚  
手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千里馬兮駐待路張  
日二卿亭驛當死不得復延年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  
待以答詔命人生必當有死無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際為樂亟  
假勞心懷悲感韋昭曰淙亦樂也音哉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  
人生以何為樂但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  
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音立吏反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蒿里死  
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左  
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至鷄鳴時罷胥謂  
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恭奉而得  
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  
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立  
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

及劉宋文  
宋祁曰此年文  
仲及

宋神宗後世世本  
印復立

季王十三年薨子共主意嗣師古曰共三年薨子哀王  
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  
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恭時絕初高密哀王弘  
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主章嗣三  
十三年薨子懷主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恭時絕  
昌邑哀主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興喪師古曰令璽書  
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  
日史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  
樂成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二十五里待從者馬死相

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鷄師古曰鳴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過弘  
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至湖  
師古曰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師古曰讓責也一善以毀行  
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以滫洒大王師古曰滫  
辭也洒濯也滫音子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粹  
顛反洒音先禮反士長主衛之官師古曰粹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盜痛不能  
哭師古曰益喉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韻  
哭帳也師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曰是謂此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  
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  
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  
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  
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  
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  
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仰天嘆曰  
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

宋印日漸李後  
少後

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  
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  
浹王道備也師古曰浹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  
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大王位為諸侯王行  
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付仲反汗於燕人師古曰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  
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父祇祥數至血者  
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  
曰版瓦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  
乎蘇林曰猶言陛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  
下所讀之詩也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  
言師古曰已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

蘇林以後字為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

即矢也越王句踐為  
吳王嘗照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  
右如不忍昌邑故人  
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  
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如若也  
臣當先逐矣賀不  
用其言卒至於廢  
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  
宣帝即位心內忌賀  
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  
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  
察往來過客毋  
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  
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  
亡之效  
師古曰  
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  
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  
一人為領錢物市買  
朝內食物  
師古曰  
且一內之  
不得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  
皆不得妄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

家錢取卒  
邈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師古曰邈也

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  
至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駁前為故王妻察故主

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

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

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

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

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

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

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

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

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

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折而不殊師古曰折分也殊絕也其

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

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

列侯賀器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

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

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

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入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

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以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

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

守康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康太守名也鼻在象陵今鼻亭是也康音聊

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

或以美為



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 武五子傳第三十二

四句改付以朱正

東坡才三其到晉陵聞公初自使爰由信陽路赴嗣外教日如有和失也欲使得黃列又而雪向仲向僧房中明客下榭教規孰炭讀之而漢本亦本子傳皆厚表之及復教過知班孟聖非常人也方威教中亦公書適至意更銘公稍情暖當陽雁江上放舟定其也

佛教大學新藏

